

一個傳奇家族的歷史紀實 —— 張南琛、宋路霞 著

張石銘、張靜江家族



映像紀

張靜江、張石銘家族（上）

一個傳奇家族的歷史紀實

張南琛 宋路霞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張靜江、張石銘家族：一個傳奇家族的歷史紀實 /
張南琛、宋路霞著. --一版. --臺北市：
秀威資訊科技, 2007.12-
冊；公分. --（史地傳記；PC0035）

ISBN 978-986-6732-50-8（上冊；平裝）

1.張靜江 2.張石銘 3.家族史

544.292

96024527



史地傳記 PC0035

張靜江、張石銘家族(上)——一個傳奇家族的歷史紀實

作 者 / 張南琛、宋路霞

主 編 / 蔡登山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詹靚秋

圖文排版 / 陳湘陵

封面設計 / 蔣緒慧

數位轉譯 / 徐真玉、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5號1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8年1月 BOD 一版

兩冊定價：670 元

請尊重著作權

Copyright©2008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序

序言一

江南古鎮南潯，地處蘇杭嘉湖這片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之中心，是中國近代史上罕見的一個傳奇小鎮。

號稱「江南第一宅」的張石銘故居（懿德堂），就是南潯傳奇的極好象徵。它占地近5000平方米，五落四進，中西式樓房鱗次櫛比，房間有244間之多，結構恢弘，風格奇特，工藝精湛，尤其是隨處可見的木雕、磚雕、石雕以及從法國進口的藍晶刻花玻璃等，都具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學術研究和文物價值，讓來此參觀的中外遊客歎為觀止。

除了張石銘故居，還有張靜江故居（尊德堂），因張靜江在民國史上的特殊地位而更富名望。

張石銘與張靜江是堂兄弟。一個半世紀以前，他們的祖父張頌賢抓住了「上海開埠」這一天賜良機，從家門口的絲行埭，搖著裝滿輯里絲的船隻進入大運河，再沿著太湖和蘇州河闖進大上海。除了經營輯里絲，他們還經營鹽業，在遍及半個江南的地方設立了張恒源鹽公堂。由於經營得法，他們在數十年間奇跡般地獲得了上千萬財富，在大上海擁有了很多著名的房地產，如大世界、杏花樓、一品香、靜安別墅、大上海電影院……

與此同時，他們也完成了身份的轉變，不再是純粹的南潯小鎮上的地主老財，而成為融入大上海多彩生活的上海人——家族中出現了張靜江、張弁群、張乃驊、張秉三等早期民主革命志士，出現了現代銀行和工商業的投資者、股票市場上的弄潮兒、房地產大戶，還誕生了三代著名收藏家——他們是藏書家張石銘、張芹伯、古錢大王張叔馴、書畫收藏和鑒定專家張蔥玉。南潯張家，就成了名重一時的海上望族。

這大概不僅僅是南潯張家一個家族的「生長路線」，而帶有很大的普遍意義。老太爺張頌賢是晚清時代參與開發大上海的冒險家和投資者，並把他的冒險細胞遺傳給了他的後代，把他們帶進了現代意義的上海生活。

與很多傳統大宅門不同的是，張家人沒有在上海永久地盤桓，他們繼續前行，走向了世界。他們或讀書，或考察，或經商，或避難，先後有大批人出國，大大加速了這個家族的「國際化」進程。

與其他大宅門更不相同的，是這個家族的革命傳統。自從1905年張靜江在一條國際郵輪上與孫中山先生相識之後，就開始了他「民國奇人」的傳奇生涯，他一生捐獻給國民革命的錢財至今無法精確地統計。他的哥哥張弁群也是同盟會成員，侄子張乃驊和張秉三也都是早期的革命者。在他們之前，張乃驊的父親張石銘是更早的革命者，他在北京參加了甲午戰敗後著名的「公車上書」，是康有為的追隨者，與之保持了多年的友誼。革命是要付出代價的，一個正直的公子哥兒參加革命，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張靜江與孫中山、陳其美、蔣介石、陳潔如等人的交往，無疑是民國史上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也給張氏大宅門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遺憾的是，海外有些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英文著作，把張靜江寫成一個反面人物，甚至有意無意地把他歸入上海十里洋場的流氓之列，這實在是個太大的誤會。我想這本書中所引用的很多原始資料，對此是很好的澄清。

從中國大陸「輻射」到世界各地的舊時海上望族，南潯張家不是唯一的；但是卻是一個非常奇特、非常奇妙，也有一點點奇怪的家族。

他們的奇特表現在許多方面，但是給人印象最深的還是他們的「反潮流」精神。像他們這樣一個受到晚清地方政府高度關照的家族（張頌賢受浙江巡撫左宗棠之命執掌浙江鹽務），一個在中國絕對名列超級富豪的家族，卻出現了張靜江這樣一位丹心俠骨的革命者，以及張乃驊、張弁群、張秉三等參予推翻大清王朝的民族義士；張蕊英、張芸英、張荔英等張家小姐，原本都是父母膝下的乖寶寶，一旦具備了獨立思考的意識，就起來「反叛」她們的老爸，在國民黨北伐勝利之後出現寧漢分裂的嚴重局面時，她們堅決站在了宋慶齡、陳友仁一邊，張荔英後來還嫁給了陳友仁；在蔣介石為了「蔣宋聯姻」而趕走陳潔如的問題上，張家人幾乎全都支持了陳潔如，幾位小姐與之保持了多年的聯繫；張靜江在北伐之前和北伐過程中，與蔣介石是割頭朋友，但在國民黨建都南京之後，為了國民建設的問題與老蔣唱起了反調，以至於最後分道揚鑣……張家人在這些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膽識和勇氣，絕非一般趨炎附勢者所能為。

這些都說明了他們非凡的心性和奇特的人生色彩。至於他們這些特性和色彩的形成原因，以及這個家族的歷史影響，需要歷史學家、

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及遺傳學專家作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本書向讀者展示的，僅僅是這個家族興起、發展和走過的歷程，以及許多首次披露的歷史細節。這些內容是張氏家族的歷史寫真，某種程度上也是上海灘上流生活的一個縮影。

張南琛、宋路霞的這部《張靜江、張石銘家族》，是近年來少見的一部原創圖書。作者之一的張南琛先生是張靜江先生的侄孫（張石銘之孫），抗戰之初隨張靜江一家遠赴美國，如今85歲，對這段歷史如數家珍。另一作者宋路霞是對家族史、上海史深有研究的作家，近10年來已有多種家族史著作問世，為寫此書還遠赴美國三藩市，採訪了很多張家老人，在國內也走訪了很多地方。所以此書第一手資料的比重很大，真實可信，又附之大量珍貴圖片，圖文並茂，實為不可多得。

是為序。

鄧偉志 2006年9月24日

（鄧偉志，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家族史研究中心主任。）

序

序言二

—

儘管我14歲就離開了上海，後來一直都旅居海外，但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這也許是由於家庭教育以及自幼就受到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緣故。我在美國念了3年高中、5年大學，而後工作、成家，直到1993年退休。幾乎一直都生活和工作在非亞裔的環境中間，可是這種強勢的文化環境卻抵不過我對中國文化的渴望。也許有人會說，我從來就沒有真正地融入過美國的主流文化，事實上——也許我潛意識裏就沒有想過要融進去。

對故園的親情，促使我和我的太太在中美恢復建交後不久即回國旅行。第一次是在1976年。從這以後的30年間，我們每兩、三年就回國一次，造訪不同的地方。隨著參觀次數的增多，觀感的累積，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從任何意義上講，中華民族都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不管持何政見，中國都註定會成為世界的領袖。我一直都是一個「中國狂」，然而就我的所見所聞，中國以及中華民族的前途，會比我最大膽的設想還要遠大。

我們南潯張家原本是一個江南富貴之家，又是一個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有過重要貢獻的功臣之

家，還是一個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三代積累的書香門第，但在兵荒馬亂的1937～1948年間傾家蕩產……。這中間的很多細節，現在已經少有人知，事實上，這是中國一部大歷史的濃縮。隨著中國世界前沿地位的獲得，全世界越來越多的人對她的政治沿革和社會變遷發生了興趣，這是一件好事。我想我們家族的傳奇，將能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十九世紀下半期和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上流社會——這是一幅何等絢麗多彩的社會動盪生活的圖卷！由於文化大革命強行割裂了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所以到如今，即便是中國的普通百姓，也非常渴望更多地瞭解那個時代的「舊中國」。

二十世紀80年代中期我一直公務繁忙。為家族寫書的念頭的確時不時地從腦海中冒出來，但是每次都只是一閃而過。是我的三個孩子促使我將這個想法變為了現實。我的一個女兒和兩個兒子讀過的中學和大學都沒有什麼華裔子女，更沒有從中國大陸去的學生（與如今的情形大為不同）。除了鍾愛中國食物以外（我的太太是做中國菜的高手），他們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國孩子。吃飯時或是在其他場合，但凡說到中國，他們就會說，「爸爸，您總是對中國這麼一往情深，可是我們對自己的家族簡直一無所知！」好幾次類似的交談以後，我決定就直系親屬的基本情況寫上幾頁紙。

這項並不複雜的原始計畫卻由於我的工作拖延多時（由於老闆的挽留，我的退休計畫從1988年拖到1993年）。加上母親身體欠佳，需要更多的照顧。直到1993年5月退休以後，我才開始認真思索「家族故事」這本書的寫作框架和性質。我很快就發現：材料是如此之豐富，實在不敢武斷取捨。更重要的是，我忠誠於我的家族，更加為自己是一個

偉大家族的後代而驕傲。

一旦開啟這項寫作工程，不把家族歷史完整地呈現出來似乎說不過去。我的孩子們最初的興趣主要集中在他們的祖父身上。在中國文化史上，我父親張叔馴是數一數二的古錢幣收藏家，在二十世紀30年代被譽為「古錢大王」。但是瞭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同時又是一位普通人根本無法匹敵的能人。他對不斷發展的西方文化潮流有著非凡的鑒賞力。這些都使得他個人及我們家庭的生活風格都要超前於那個時代20～50年。不管他的這些才能如何引人注目，先父對於中國的貢獻主要還是局限在中國文化的一個特定領域，如古錢學上。當然，令我的孩子們著迷的內容還有很多，因為張氏家族的各種活動不僅和中國商業、文化和社會的發展歷程緊密相連，也和中國的民主革命息息相關。

如果僅以我個人掌握的資料，即使只是寫一本最簡單的家族史，我也已經感到力不從心。我本來可以從母親那裏得到最主要的資料，但當時她已經不復能言。因此，要寫出一部全面的家族傳記，就必須尋找專業作家的幫助。直到1995年，我才開始正式接觸海內外健在的堂表兄妹，詢問他們對於這一預案的建議和看法。誰曾想，這次謹慎的起步之後，又被耽擱了8年。因為1995年到2002年間，我的生活一直不得安寧。母親於1998年去世，此前，她越來越多地需要我和太太的照顧。我自己又有許多嚴重的疾病，擾亂了我全部的閒暇和精力。在那段日子裏，我好幾次認真地思索，這些是不是先人給我的某種神秘暗示，阻止我去撰寫這樣一部家族史？是否其中有他們不願揭開的家族隱秘？好在我最終擺脫了這些愚蠢的想法，堅持了下來。

當我把這些成書的波折寫進這篇序言時，我相信張家的先人們一定會在天國裏對著我滿意地微笑。因為這本書記錄了一個強大、富有、富於獻身、影響深遠的家族，是那個社會的一個非常奇妙的典型。

已有的資料還顯示，我們的長輩幾乎無一例外的樂善好施、慷慨大方；最重要的是，他們都品性誠實而富有道德感。也許有時會嬌寵一些，但決不妄自尊大。相反，他們對於公平處事原則的過分看中，常常讓那些不擇手段的小人鑽了空子。經過我的調查研究，我發現張家好幾代人都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從不為經濟或其他問題而爭執，男性長輩中幾乎沒有人納過妾，這在他們那個社會以他們的身份，的確是少見的。他們以個人生活上的高度自律而自豪，我們子孫後代也覺得無上榮光。

正如前文所述，是我的孩子們播下了這本書的種子，他們一開始只是想瞭解自己家族的來龍去脈。我現在把這個計畫擴展到前五代甚至更多，包括家族主要的兩房支脈——南號和東號。

我與宋路霞女士的想法不謀而合。宋女士撰寫了好幾部19至20世紀中國豪門望族的著作，在這一領域已經頗有名望。她經驗豐富、思想開明，對我的許多設想都很寬容。在我們第一次互通傳真之後，我就意識到「書遇貴人」了。我們說好作為合作者，我負責採訪經費和關鍵內容，她來把握全書的框架和風格。宋女士不愧是集腋成裘的高手。我們還就以下原則達成了共識，那就是：書中內容要得到大家族裏大多數成員的認可；更難的一點是：要確保這本書不能出於虛榮心而自吹自擂。這一點，我極其在意。我們家境殷實，不乏奢華故事，

怎樣去寫才能保證這本書的真實可信？宋女士也極為在意，所以在好幾個章節，她都特意保持了低調。我們儘量力爭真實，但在必要的情況下傾向於保守的寫法。

另外，這本書記錄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江南上流社會的生活圖景，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對中國文化和傳統的誠摯之愛，相信當代每位認真的讀者，都會沉醉於這本不過於嚴肅的精彩之作。竊以為，宋路霞女士的文學天賦完美地實現了我全部的祈望。

我非常羨慕那些能夠把長長的家譜保存至今的家族。「文革」前我們家有一本涵蓋700人、超過十代的家譜，但現在卻不知所終。這真遺憾，否則的話，就可以驗證二叔公張靜江跟我和他的兒子乃昌都講過的一件事情。據二叔公講，1700年前後，在我們家從福州遷入江南之前，曾有一位猶太女性嫁入張家。難怪直到現在，家裏有些成員都相貌俊秀、高鼻大眼！我的父親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看看書中他的照片便知。

為了寫這本書，有些親戚給出了他們直系親屬的譜系表；有些親戚對家族檔案不懈挖掘，給出了家族譜系的片段。大家通力合作，最終掌握了自張頌賢開始的七代人的譜系。經過反覆的核實、校對以及親戚之間的討論，這個版本達到了95～97%的準確率。關鍵資料仍有缺失，所以我將在此書出版之後，繼續研究家族檔案，將資料補齊。當然，金無足赤，然而我相信：目前，我們的家族的資料比起同等顯赫的家族而言，要更完整、更精確一些。

我和宋女士商定，這本書即要忠於史實、又要生動可讀。所以，與文字相配的圖片就至關重要了。實際上，只要不是多餘就該是越多

越好。我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收集相關圖片，同時動員親戚們分頭去做。雖然結果不盡如人意，但辛勞可嘉。每一張老照片都歷經歲月滄桑，非常珍貴。另外，還有很多照片在文革中經歷了和家中其他文件同樣的厄運。有些先人根本就沒有留下照片，令人無限扼腕。另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是，每一房照片的數量不均衡。這一缺陷使得我對於讀者和相關親友深負歉疚。

目前，這本書彙入了港臺、尤其是大陸出版的眾多有關豪門望族作品的大潮。如前所述，我是在20年前就產生寫書的念頭的。然而，現在出版這本書，卻有趕時髦之嫌，而事情的初衷並不是這樣。

二十世紀上半葉是中國非常動亂的年代。歷史將會證明孫中山、毛澤東、蔣介石在決定中國歷史進程中各自所發生的重大影響。而我們家族與其中的兩位關係緊密——張靜江長期無私地支援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我父親的兄長、四伯父張乃驊（仲平）與陳其美、蔣介石當年都是同志，並且將後者介紹給了我的叔祖張靜江。極為遺憾的是，張乃驊在一次乘船中不幸落水，英年早逝。否則，他對於中國民主革命將會作出更大的貢獻。

張氏家族對於孫中山和蔣介石無可置疑的經濟支持在別處都有詳細的記錄。我只是想指出：有證據表明這中間還有不少事情未被提及。蔣介石在上海早年生活期間，能躲過多次暗殺，都仰仗著張靜江的庇護。但是如果沒有蔣介石，中國歷史也許會大為改觀，儘管歷史是不允許假設的。這些事以及張氏家族對於民主革命舉足輕重的捐助，都是歷史應該記下的一筆。希望這本書能引起人們對此的關注。

二

在搜集資料的最初階段，多虧了我的老朋友Shirley Young（楊雪蘭女士）的幫助。那時她正在為其繼父Wellington Koo（顧維鈞）博士立傳。她熱情地把我介紹給了復旦大學的金光耀教授。後來，我還面見了金教授的同仁馮筱才教授。儘管很遺憾我們最終沒有聯手，但是我非常感謝他們就寫作計畫的具體實施提出的想法和建議。

一連幾個月我都在尋找一位合作者，還諮詢過小女Pyillis張樂倫（張貽倫）。她是一位更徹底的愛國者，她出生在美國，在美國一所著名的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還曾就讀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又長期在北京工作。她對中國的學術圈子很瞭解，但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她的引薦也沒有實現。

結果，一次偶然的機會，我通過我的堂姐張穎初（我大伯父的大女兒）結識了馬傳德先生。正是馬先生及時地推薦了宋路霞女士來與我合作，才有了今天這樣的成果。和這樣一位有文化的上海人交朋友，實乃我們（我和太太）莫大的榮幸。在我和宋女士合作著書的過程中，馬先生提供了熱情而無私的幫助。在我們有限的幾次面晤中，我和太太都沉醉於馬先生對中國古玩、尤其是中國古錢幣方面的淵博學識之中。謹向這位好友致以我衷心的感謝！

在近兩年來的張家資料調研中，我的親戚們提供了不少張氏家族的軼事和家庭生活隨筆，使我們於圖書館和檔案館之外，獲得了更多的原始資料。我們對目前能夠聯繫上的大多數親戚進行了採訪。我採訪過幾次，很多都是由宋女士去做的，有的人家她去過多次。因此，這本書的確是張氏後人通力合作的結晶。

在寫作過程中，為了確保內容的真實性，每寫一章，我都請相關的親戚來研讀該章的內容，斟酌其是否忠實於史實、有無不恰當的言辭。書中大量細節都是首次披露，原先並不為所有親人所知。他們提出了中肯的意見和建議，這對於這本書都很重要，謹對他們有價值的貢獻表以謝忱。

各篇的審讀者如下：

蘇州河邊一處神秘的百年老宅：張穎初（張芹伯的大女兒）

從湖州南潯闖進上海灘的「大象」、懿德堂的兩位傳奇女人：周瀾（張貽爻夫人）、席與時（張南琛夫人）

尊德堂的海派氣息：張乃鳳（張墨耕的大兒子）、周孟慈（張靜江的外孫女）

張石銘適園藏書譽滿天下：席與時

孫中山先生的摯友張靜江、張靜江與蔣介石的恩恩怨怨、張靜江十萬元大搞基本建設：周孟慈

戰火中多災多難的張家企業：張華（張淡如的孫女）、陳嘉令（張讓之的外孫女）

銀行界和藏書界的雙棲明星張芹伯：張穎初、張澤瑚、張澤璣（張芹伯的兒女）

中國古錢幣大王張叔馴：徐景淑（張智哉之女）

錢幣大王的現代理念和海派生活：席與時、張澤璣（張叔馴次子）

教育家、外交家、書畫家張乃燕：張文嘉（張乃燕的孫子）

張靜江的十朵金花：張乃琛（張靜江之女）、陳平（張芸英的大兒子）、瞿明明（張蕊英的大女兒）

百歲教授張乃鳳：張乃鳳

從公子哥兒到書畫鑒定大師：周孟慈、徐景淑

千絲萬縷的豪門聯姻：顧湄（張蕙玉夫人）、張貽文（張蕙玉之女）

張靜江、張叔馴在海外的滄桑歲月：張乃琛

大風大浪中的張家軼事：張乃申（又名俞嶺梅，張鏡芙之女）、張澤璿（張景裴之女）、張貽文

大洋對岸的「最後的貴族」：席與時

由於語言和地域的障礙，我們的寫作過程非同一般，說來還有些笨拙可笑。宋女士只是略識英文，而我的中文由於少小離家，也都生疏了，交流起來甚覺不便。直到這次寫書我才開始學習中文簡體字。儘管現在我可以讀懂宋女士大部分的文字，但我寫給她的資料都還是英文的，她要使用它們就必須經過翻譯。這種少小離家、漢語生疏的情況，對於住在美國的大多數張家人以及親戚來說，都是一樣，多數人能夠說一些中文，但是不會寫，閱讀也很困難。所以我們的書寫好之後，要被再次翻譯成英文，才不至於影響每一位家族成員閱讀。李明潔小姐和宋佩銘教授負責這些翻譯工作（李明潔小姐翻譯了數萬字的英文資料，供宋路霞女士寫作時參考和引用；宋佩銘教授則負責把這部書稿全部翻譯成英文）。我很感謝他們迅捷、高效的專業協助。

為了這本書，我和夫人在最近的兩年間兩次訪問南潯。家鄉人一旦得知我們的身份，都對我們極為友好和親切，令我們永遠難以忘懷。對於所有善良的南潯鄉親，我們由衷地感謝。

我們特別要感謝的是，原南潯鎮尊貴的朱倍得書記和他的夫人楊映花女士，感謝他們提供的有關我祖父的寶貴資料，以及在南潯期間對我們無微不至的照顧；感謝南潯文物管理所的童立德先生，他那麼積極而熱誠地花費大量時間帶領我們遊覽，並且介紹南潯及其周邊的村鎮；感謝我祖父的故居（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管理員，在每一次參觀時，他們都精心地為我們講解有關這座大宅院修復的最新情況。

除了上述所及，國內的所有聯絡和採訪工作都多虧了宋女士。她上海、北京、南京、南潯、蘇州、杭州、湖州、新加坡、三藩市和其他地方，訪問了很多張家人，張家人都盡可能地給了她幫助。她會在後記中鳴謝，我也願在這裏與她一同致謝。

非常重要，我還要由衷地感謝我的大姑姑張湘英女士（即吳世植夫人）。大姑姑是我們張家南號目前健在的最長者，備受尊敬。在溫哥華，當我向她討教這本書最初的寫作意願時，她就極其熱心。後來，她幫助我廣泛瞭解了我們這一支的譜系情況，告訴了我很多有關她的直系親屬（也就是我的二祖母）的大量資訊。甚至，她還堅持要給予我適度的資助。

我對我的家人感恩不盡：我的夫人席與時、以及張貽倫、顧智銘；張貽仁和Susan；張貽智和Michele。是他們促使我產生了寫書的念頭並一直給與我精神上的鼓勵。他們閱讀了本書初稿的部分章節，就內容和形式提出了意見。他們的建議我並沒有全部接受，所以，書中的錯誤和疏漏都歸咎於我個人。

張南琛 2006年8月於美國三藩市